

机械心

La Mécanique du Cœur
Mathias Malzieu

【法】马蒂亚斯·马吉尔 著
余宁 译



吕克·贝松亲自操刀同名动画电影
第一本拥有音乐原声带的小说

[法] 马蒂亚斯·马吉尔 著
Mathias Malzieu

机械心

余宁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原书名: La Mécanique du Cœur

作者: Mathias Malzieu

© Flammarion, 2007

© Flammarion, 2008 Pour la présente édition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4-1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械心/(法)马蒂亚斯·马吉尔著;余宁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339-4154-3

I. ①机… II. ①马…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8461 号

机械心

作者: [法] 马蒂亚斯·马吉尔

译者: 余宁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诸婧琦

特约策划: 尹晓冬 张晓清

插画: 马岱姝

版式: 金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插页: 3

字数: 115 千字

印张: 5.75

书号: ISBN 978-7-5339-4154-3

定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La Mécanique du coeur





献给你，Acacita，
你让这本书在我的肚子里长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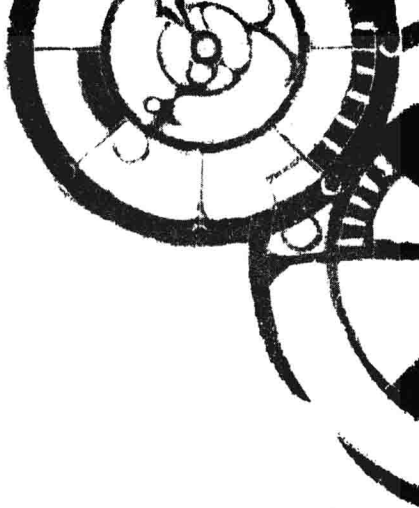
第一，别碰你的指针。

第二，控制你的怒气。

第三，永远不要，无论如何都不要，陷入爱情。

否则，你心之时钟的巨大指针将会刺穿你的皮肤，你的骨头将会爆裂，而机械心脏会再次粉碎。





1874年4月16日这一天，爱丁堡下着雪。一种非同寻常的连鸭子也会被冻住的严寒封锁了这座城市。老人们思索着，这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冷的一天。太阳似乎就要这样永远地消失。风如刀砍，雪絮比空气还要轻。白花花！白花花！白花花！低沉的爆炸。除此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房屋让人联想起蒸汽火车头，浅灰色的烟雾从它们的烟囱里喷出来，让一片钢铁的天空冒起了气泡。

爱丁堡和它陡峭的街道变了形。喷泉一座接着一座地变成了冰的花束。古老的河流，在它以往的角色中通常是如此严肃，现在也伪装成了冰糖的湖泊，一直延伸到大海。激浪撞击的声音仿佛破裂的玻璃。霜花在猫的身上装饰了一层闪光亮片的神奇外衣。树木好像穿着白色晨衣的胖仙女，伸展着它们的枝条，一边冲月亮打着哈欠，一边注视着敞篷四轮马车在铺砖

路面的“溜冰场”上侧滑。严寒是如此强烈，鸟儿飞在空中就被冻住了，落到地上摔得粉碎。它们坠落时发出的声响是那样的轻柔，叫人无法把它与一种死亡的声音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世界上最冷的一天。就在今天，我准备好出世。

这一切发生在一幢老房子里，它稳稳地坐落于爱丁堡最高山峰的山顶之上——亚瑟王之座^①——这是一座镶嵌着蓝色石英石的火山，老好人国王亚瑟王的遗体说不定就安息在这个山顶上。这栋房子的屋顶很尖，出奇地高耸。烟囱，像屠夫的刀一样，尖头直指星星。月亮在这里磨快了它的弯牙。除了树木之外，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屋子里，一切都是木头做的，就好像这整栋房子是由一棵巨大的枫树雕刻出来的一样。人们简直会以为自己是进了一间小窝棚：顶梁表面一如所料地凹凸不平，小窗子是从废弃火车的墓地捡回来的，小矮桌索性就用一段树桩做成。不计其数的毛毡垫子，里面塞满了枯树叶，编织出一种鸟巢的氛围。许多秘密的分娩就在这间房子里私下进行。

这里住着奇怪的玛德莱娜大夫，一个接生婆，城里的居民管她叫疯婆子，对一位老妇人来说，她已算是十分漂亮的了。她的目光纯洁如处，但当她对你微微一笑时，你总能感到有那么一点儿不自然的别扭。

玛德莱娜大夫专门为那些妓女、弃妇，还有那些因为太过

① 原文为英文。

年轻或是缺乏忠诚而不能在传统圈子里生产的女人们接生，将那些孩子引入世界。除了助产以外，玛德莱娜大夫还喜欢在人身修修补补。她可是一位机械假肢方面的大专家，什么玻璃眼珠啦，木头大腿啦……在她的作坊里全能找到。

在19世纪末的这一时代，有关巫术的猜测并不缺乏。城里的人们说她杀死那些新生儿，用他们来做死魂灵的奴隶，还说她和各种各样的鸟一起睡，生下好多恶魔。

在漫长的宫缩过程中，我那太过年轻的母亲用一只走了神的眼睛看着雪团和鸟儿在窗子上无声地撞碎了它们的身体。简直可以说，她只是一个孩子，正在玩着怀孕的游戏。她的脑袋里满是忧伤，她知道她再也留不住我了。她几乎不敢垂下眼睛看她那即将破壳的肚子。当我的到来更加紧迫时，她就合上了眼皮，没有再眨眼。她的皮肤和被单混在一起，好像床就要把她吸进去，好像她正在融化。

她在翻越小山往这里来时就已经哭泣不已。她冰冻的泪水落在地面上又弹起，好像断了线的珍珠项链。随着她的前进，一条闪着光的滚动珠子的地毯在她脚下形成了。她开始打滑，接着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她脚步的频率变得太快。她的步伐纷乱，她的踝骨颤抖，她重重地向前摔倒了。在她肚子里，我发出了一种存钱罐被打碎时的声响。

玛德莱娜大夫是我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她用手指抓住

我橄榄形状的头——一个微型橄榄球——然后一切就缩成一团，变得平静。

我的母亲更愿意把视线移开。不管怎么说，她的眼皮不想再工作了。“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你刚刚创造出来的小雪团吧！”

玛德莱娜说我就像一只长着大脚的白色小鸟。我的母亲回答说，她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又哪会愿意听到任何描述。

“我什么也不要看，什么也不想知道！”

突然，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大夫的注意力。她不停地在我小小的胸脯上碰触，笑容从她脸上消失了。

“他的心脏很硬，我想，它是被冻住了。”

“我的也一样，您想想，别再添枝加叶了。”

“但他的心脏确实是被冻住了！”

她从头到脚地摇晃着我，发出了一种在工具袋里翻东西时的声音。

玛德莱娜大夫在她的灶台前忙碌。我的母亲等待着，坐在她的那张床上。她此刻颤抖着，而这一回，寒冷已经不算什么。人们简直可以说，这是一个瓷器娃娃，从玩具店里逃了出来。

外面，雪下得越来越大。常春藤闪着银光攀爬在屋檐下面。半透明的玫瑰花向窗子弯下了腰，给大路染上一抹红色。

猫摇身一变成了排水管漏口，爪子牢牢地插在槽沟里。

河里，鱼儿露出鬼脸，生鲜地凝固。整座城市仿佛置于吹制玻璃的工匠手下，他呼出一口能把耳朵都冻掉的寒气。短短几秒之间，那些罕见的敢于去户外冒险的勇敢者就发现，自己已被冻僵，好像不知名的上帝刚刚把他们拍进了照片。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小碎步的激情带走，滑至了芭蕾的终章。他们个个漂亮，每一个都保持在自己的风格中，像倾身的天使，戴着在空中凝固的披巾；像舞厅中的舞者，在一曲的尽头，随着节奏，放慢了他们的最后一口气息。

到处，路人都已经被冻住，或是正在被冻住，直挺挺地立在喷泉的玫瑰园中。只有钟表还在继续敲打着这座城市的心脏，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们提醒过我不要爬到亚瑟王之座的山顶上来。他们跟我说过这个老女人是个疯子。”我母亲想着。这个可怜的姑娘带着一副快要被冻死的样子。即使大夫最终能修复好我的心脏，我倒认为我母亲还得花更多的工夫去忙活她的那颗心呢……至于我，正赤着身子等待着，躺在靠近灶台的工具桌上，上身卡在一把金属钳子里。我的血开始严重地凝固起来。

一只太老的黑猫以一种侍者的姿态栖息在厨房的桌子上。大夫为它做了一副眼镜。绿色的框架和它的眼睛很相配，很不错。它正以厌倦的神态注视着这一幕——就差再给它来一份《经济日报》和一根雪茄了，这家伙。

玛德莱娜大夫径自在堆满了机械时钟的架子上一通乱翻。她从中找出了许多不同的类型。带着硬邦邦的棱角的、圆乎乎的、木头壳的，还有镀金的，一直矫饰到指针末端。她一只耳朵听着我有缺陷的心脏，另一只耳朵听着这些嘀嗒声。她眯起眼睛，看起来并不满意。简直可以说，她就是一个挑剔无比的老太婆，正在市场上花一刻钟时间挑一个西红柿。然后，突然，她的眼睛放光了。“就是它了！”她尖叫起来，手指尖抚过一只很旧的布谷鸟时钟的齿轮。

这只时钟大约高8厘米，宽4厘米，除了机械部分、钟盘和指针以外，全是木头的，加工工艺相当朴实。“这个样子结实。”大夫想着，不禁说出了声。那只布谷鸟，有我小手指的一节指骨那样大，红羽毛，黑眼睛。它的嘴巴永远张着，愣是一副死鸟样。

“这只时钟会是你的好心脏的！它和你的小鸟脑袋会非常相配。”玛德莱娜这样对我说。

这个关于鸟的故事并没能让我多高兴。不过，既然她此时此刻正在试图拯救我的生命，我也不该太斤斤计较。

玛德莱娜大夫穿上一条白围裙——这一回，她肯定是要动手做饭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人们忘记杀掉的烤鸡。她在一个色拉盆里掏着，拣出一副焊工眼镜，并用一块手帕遮住了自己的脸。我再看不到她微笑了。她向我俯下身来，让我吸了乙醚。我的眼皮合上了，软绵绵的，就像千里之外的夏夜的百叶窗。我不再想大声哭叫。我注视着她，同时睡意正在慢

慢地征服我。她身上的一切都变得圆乎乎的，眼睛、像斑皮苹果那样皱皱的颧颊、胸脯。一架真正的裹得暖暖和和的机器。尽管我并不饿，我还是做出很饿的样子。只是为了叼住她的乳房。

玛德莱娜用一把开了槽的大剪刀剪开了我上身的皮肤。它们的小锯齿弄得我有点儿痒痒。她让那只小时钟从我的皮肤下面滑溜进去，并着手将齿轮连接到心脏大动脉上。这太精细了，一点儿都不能弄坏。她用的是她那结实的钢丝线，非常细，为的是能打上整整一打细小的结扣。心脏虽然时不时地跳动，然而输送到动脉里的血量实在是太微薄了。“多么苍白啊！”她低声说。

关键时刻到了。玛德莱娜大夫把时钟拨到午夜12点整……什么也没有发生。看来机械系统并没有强劲到足以带动心脏的搏动。我的心脏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曾跳动了，长得有些危险了。我感到天旋地转，仿佛置身于一个精疲力竭的梦中。大夫轻轻摠压着齿轮，以期让它和心脏的运动啮合。“嘀——嗒，嘀——嗒。”时钟敲着。“嘭——嘭——”心脏回应着，动脉泛上了红色。一点一点地，嘀嗒声加快了，嘭嘭声随之。嘀——嗒，嘀——嗒。嘭——嘭——。嘀——嗒，嘀——嗒。嘭——嘭——。我的心跳几乎已经达到了正常的速度。玛德莱娜大夫把她的手指轻轻地从齿轮上撤回来。时钟变慢了。她又重新发动机器，以推动机械运转；但是每当她收回手指，心跳的节奏便衰退下来。简直可以说，她是在哄着一颗

不知道自己何时要爆炸的炸弹。

嘀——嗒，嘀——嗒。嘭——嘭——。嘀——嗒，嘀——
嗒。嘭——嘭——。

第一缕光线从雪上弹起，穿过护窗板的缝隙射了进来。玛德莱娜大夫累坏了。而我，我则睡着了。也许我是死了，因为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太长时间了。

突然，布谷鸟在我胸膛里大声地唱起来，吓得我一阵咳嗽。睁大眼睛后，我看到玛德莱娜大夫高举手臂，好像她刚刚在世界杯决赛中踢进了一个点球一样。

之后，她开始以一种时装大师的风范重新缝合我的胸脯。人们简直不能说我是损坏了，只能说我的皮肤有点儿老，有一点儿像查尔斯·布朗森^①的那种皱纹。很不错。钟面被一块巨大的包袱保护起来。

此后，每天早上，我都要借助一把钥匙来上弦。不然的话，我就会睡上一整天。

我母亲说我就像一个露着铁针的大雪团。玛德莱娜回答说，这正好可以方便在暴风雪的时候重新找到我。

正午时分，大夫送那位年轻姑娘到大门口，带着她那种即便置身灾难之中也依然会有的热情微笑。我那年轻的母亲慢慢向前走去。她的嘴角抽动着。

^① 查尔斯·布朗森 (Charles Bronson, 1921—2003)，美国电影演员，主演过多部西部片，以硬汉形象著称，脸上的皱纹是他容貌上的特色之一。